

現代小說叢刊



陳若曦

自選集



陳若曦自選集

65.5.0122

• 8400811 •

陳若曦自選集

著者 陳 若 曦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〇七四一五一

郵撥：一〇〇五五九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第九次印行

定價：新台幣八十元

陳若曦的小說

夏志清

一

陳若曦本名陳秀美，英文名Lucy，我習慣稱她秀美，下文同例。「曦」字筆畫太多，寫起來不方便。

一九六二年我來哥大任教後，沾先兄濟安最大的光，即是交識了不少他臺大的學生，其中好幾位早已變成了我的至交，陳秀美也在其內。家搬到紐約，鄰居間即有兩位濟安的高足：石純儀和叢甦，她們都在哥大圖書館工作，可說日常見到。叢甦是性情豪放的山東女子，出國前即在「文學雜誌」上寫小說，師友交譽。那篇「雨」（已錄入叢甦小說集「白色的

HWT 427/01

網」，晨鐘出版），我讀後特別激賞。可惜她早已擱筆，據她自言，這幾年來天天在家裏、在辦公地點講英語，少接近中文書報，要寫小說也祇能用英文寫了。先兄當年對她特別器重，她未能繼續創作，真是我國文壇的損失。

在紐約居住的臺大外文系高材生本來就不少，暑期、寒假來紐約訪友或找工作的也想同我見見，這樣我認識的人更多。陳秀美一九六一年臺大外文系畢業，六二年秋來麻省聖橡山女子學院 Mount Holyoke College 進修。她本可和白先勇、王文興同去愛我華大學，專習創作，但她覺得出國後還是跟老同學在一起，太沒有意思，要自打天下，這是她個性倔強之處。那年寒假她來紐約渡假，早託叢甦轉言，要見見我。我自己剛轉校，實在忙，加上那時我對臺灣文壇還不太關心，根本不知陳秀美是何許人，一拖再拖，見面那天已是大除夕，隔兩三天秀美即要返校上課了。那晚上加上前妻和女兒建一，一共五人在哥大附近新月酒家小吃，記得我點了一道紅燒活鯉魚。飯後在叢甦寓所小坐，建一那時才五六歲，九時左右前妻即要帶她回去睡覺，倒建議我帶兩位小姐出去玩玩。我們三人乘地下鐵道

去格林尼村，我假充內行，其實該著名地區僅在日間去過一兩次，一點也不熟。那夜風大，澈骨的冷，秀美還沒有備厚大衣，走過華盛頓廣場，我看她凍得好苦。我們在小咖啡館坐坐，最後鼓足勇氣，進了一家小型的夜總會。生平第一次同兩個女孩子守歲（且不說是女作家），特別值得紀念。秀美那次住在石純饒家，同我一條街，我直送到大門，那時可能已兩點多鐘了。

相識以後，我們一直通信。六十三年春夏季秀美每次來紐約，總能見到。但入秋以後，她轉學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，見面機會就減少。秀美本來專業寫作，也頗思揚名國際文壇，出國前即自譯了一本小說選集，題名「收魂」(Spirit Calling)，六十二年出版。在聖橡山學院進修的那年，她受哈佛友人之託，給「中國季刊」(China Quarterly)寫了一篇「臺灣文壇」(Literary Formosa)載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，是第一篇英文寫的臺灣文學的詳實報導。但去巴爾的摩 Baltimore 後，她結識了一幫新朋友，她的未婚夫段世堯也在內，興趣轉向「回歸」，要為「祖國」服務。段君學流體力學，他愛「國」出於真心，但太理想

了，看到美國報章不斷報導中共建「國」的成果，真動了心，要報效「祖國」。一九六四年結婚前後，秀美每次來紐約，總委託我借一大批中共書籍，帶回去研讀。我的勸告不生效力。青年人相戀，陶醉於一個看來非常高貴、犧牲小我的理想，這份信心是無法動搖的。但他們真想同「國」吃苦，同七十年代那些口講「回歸」「認同」、人在美國過着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某些教授，情形是大不相同的。

一九六六年七月我初次從美返國，住上了半年。那年春季（想是五月間），我還同秀美在我壘德堂 Kent Hall 辦公室見面，那時段君已拿到博士學位了。我問他們下半年作什麼計劃，她說世堯討厭美國，可能去加拿大作研究。加拿大中共已建交，從加拿大返大陸比較方便。我不是不知道勸不醒，但還是諄勸他們不要返大陸。

我在臺北金華街找定房子後，不忘秀美之託，去拜訪她的父母。他們住永康街，離金華街很近，小小的一幢房子，進門小小一個院子，客廳也很小。陳家世業木工，秀美的父親、祖父都是木匠。那年陳老伯年齡已不輕，我們寒暄一番，可能言語不通，沒有什麼好談的。倒是妹妹竹齡（現

已僑居加拿大)，人也長得很清秀，同我談了半天。她說已幾個月沒有收到姊姊的信了，家裏都很急。我想糟糕，準是去了大陸，移居加拿大，不會不寫家信的。那時八九月間，中共正在推動文化大革命，我在中央日報上天天看到大動亂的報導，秀美同世堯偏偏在這個時候「回歸」大陸，美國留學生一個錢也不值，豈非自投羅網？我只好把我的猜想告訴竹齡。爲了此事，我難過了好多天，好好一個女子，從此永無自由，要受盡摧殘，該如何是好？

尼克森訪大陸，給我極大的反感。他是以反共起家的，怎麼當了總統，反而要同毛共去聯歡？但也虧得他走了一趟，大陸居民寫信來美國，不必這樣提心吊膽，怕出亂子。一九七三年春季我收到秀美三月三十一日南京寫來的信，雖然一張信紙，言重意長，讀了大喜若狂，知道她雖然「操勞」「健康不如前」，生了兩個男孩，至少在華東水利學院有工作，沒有遭到鬭爭，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
秀美同我通信，其實就有意離開大陸了，可惜信上不便明說。同年十一月月上旬全家抵達廣州，十四日到達香港，十五日給我信，寫道：「我們

離開中國的原因，相信你早就理解，這幾年的經驗真是欲說還休。這薄的信紙，也負擔不了我沉重複雜的心情。」

剛逃出鐵幕的人，身如驚弓之鳥，適應香港的生活很困難。秀美在一家中學教英文，鐘點多，月薪低，但至少兒子要罵「毛澤東壞蛋」，沒有人干涉。早晨去上班，也用不到看鄰居的顏色，比在南京一段時間好得多了。秀美初到香港，志氣十分消沉。我去信不斷勸秀美，有空要寫小說，你在大陸看到的事情太多了，不寫多麼可惜。這樣她寫了篇「尹縣長」，投「明報月刊」，載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號，立刻大轟動。同月他們全家飛溫哥華，定居加拿大。之後，秀美在一家銀行找到了工作，雖然收入甚微，至少可求個溫飽，不久前把抵港後所欠的債務也都還清了。

二

陳秀美去大陸後，國內報章上她的名字不再出現，倒是劉紹銘一九七二年在香港出了本「臺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」，選上了她一篇「最後夜戲」，不致使人對她完全遺忘。去年余光中、劉紹銘先後在國內報章上提

到了她最近寫的小說。「中央日報」跟着也轉載了「尹縣長」「值夜」這兩篇，雖然刪掉了不少文字。年初「陳若曠作品專輯」在「中國時報」上刊出後，才大為轟動。我在同報上看了一連串的讀後感，都肯定她的小說爲歷史作證，是一把「血肉凝鍊的匕首」。

陳秀美晚近的小說，寫的都是真人真事；但她既要爲歷史作證，小說寫得愈精，感人的力量也愈大。她最好的兩篇，也是離開大陸後最早寫的兩篇：「尹縣長」和「耿爾在北京」。「值夜」、「晶晶的生日」讀來也極感人，但藝術效果似較頭兩篇稍差些。「查戶口」、「任秀蘭」都是今年二月份寫的，我認爲可以寫得更好。當然，十九世紀兩大短篇小說家，莫泊桑和契訶夫，也不能篇篇寫得同樣精彩，他們產量太豐富了。他們好多篇著名傑作，在人生瞭解深度上來講，要比他們大半作品耐人尋味得多。僅憑「尹縣長」裏的六篇，陳秀美在當今文學界已有其獨特的地位，但我們對她的期望，該是中共暴政早已變成歷史陳跡後，她的作品還能站得住，供後人誦讀。科學制度早已廢止，但「儒林外史」仍是諷刺人生的不朽名著。

陳秀美不能算是早熟的捷才，早期作品並未引起廣大注意。她不像魯迅、張愛玲，一上文壇即能自建風格，令人刮目相視。當然魯迅初寫「狂人日記」，已是四十出頭的中年人了。她早年的才華，看來也比不上叢魁。我同秀美相識後，即把她已在「文學雜誌」「現代文學」上已發表的作品細讀了一遍，當時最歡喜的是「喬琪」那篇。雖然是不成熟的作品，喬琪（據說是秀美的朋友）的一段素描非常好：

「成弧形的豐滿的嘴唇，微啓時露出近乎神經質；眼睛平視時含着憂鬱，垂下時佈滿狐疑。閃爍不定是詭譎，張開便若狂野。象牙色的皮膚氾濫着脂肪的光彩，滿溢着生命的泉水。」

「張愛玲一瞥」這篇散文我也很喜歡，後來我見到張愛玲本人，再重讀那篇「一瞥」，更覺得秀美的觀察細緻深入：

「她真是瘦，乍一看，像一付架子。由細長的垂直線條構成，上面披了一層雪白的皮膚。那膚色的潔白、細緻很少見，襯得她越發瘦得透明，紫色的唇膏不經意地抹過菱形的嘴唇。整個人，這是唯一令我有豐滿的感覺的地方。她的頭髮沒有燙，直直的，剪短了，稀稀疏疏的披在腦後，看

起來清爽俐落極了。配上瘦削的長臉蛋，頗有立體畫的感覺。她有一對杏眼，外觀滯重，閉合遲緩，照射出來的眼光却是專注、銳利。」

秀美實在把那雙「杏眼」寫活了，「銳利」二字可能太重，但張愛玲看起人來，的確是「專注」的，因為她近視很深。「外觀滯重，閉合遲緩」這八字非常傳神。

人物素描，是小說家最基本的訓練。陳秀美早期作品裏影射的人物我一個也沒有見過，但憑她上引兩段描寫，我覺得她的觀察是可靠的，她已備有一個作小說家的必要條件。我們讀「尹縣長」這幾篇小說，尹縣長、尹老頭、小晴、小金這些人物活躍紙上，他們的形象牢不可忘，這和秀美早年的訓練大有關係。大陸七年，看不到多少文學作品，秀美曾借到一部「唐詩三百首」，祇好把它抄錄一遍，視之爲珍寶，但顯然她有意無意不忘她作小說家的準備，不斷注意不同人物的形象、面貌。

「喬琪」下面一段文字，我想寫出了作者自己的真實感受：

「我站在窗口，望着星光迷離的夜空；淒清和冷漠像小蟲一般在心頭蠕動。一顆流星下落，急落的一道拋物線……夜風拂過髮梢，擦過鼻尖，

寒颼颼的；我覺得孤另另的，彷彿遺世而獨立。兒時的記憶又浮現腦海：還是九歲的小女孩，獨個兒蹲在門口，望着天空，好久，好久，沒有人理睬，孤另另的，覺得天空越來越大越低，害怕卻叫不出來，又不敢移動一下，只眼淚大顆顆落下，孤獨得彷彿被遺棄在曠野裡。以後，我時常有這種感覺，被遺棄在曠野裡。這是寂寞，最難捱的寂寞，斬之不盡，驅之不去，像埋伏的奇兵，隨時都可來襲。」當然喬琪生活環境比秀美本人洋化多了。她父母早已離異，男友善妒，這些人爭奪她的愛，要把她佔為己有，更養成了她自戀的傾向，這種種情形和我所知道的秀美不一樣。事實上，秀美出生清苦，十歲以前在農家長大，中學念臺北第一女中，很早就寫稿，主要是換取稿費。大學四年，完全憑自己做家庭教師賺錢念完。在大陸七年，種過田，挖過煤，而精神沒有瓦解，完全因為從小養成了刻苦耐勞的習慣。秀美早期寫過些幻想小說，但一九六〇——六二年寫的最能代表她晚近作風的幾篇——「收魂」、「辛莊」、「最後夜戲」、「婦人桃花」——顯然看出她對舊式社會中下層人士的同情和關注。「現代文學」標榜「現代」，陳秀美不論題材、寫作技巧，一點也不「現代」，倒同五

四、三十年代的傳統拉得上關係。她最「現代」的那篇「巴里的旅程」也可說是她最失敗的作品。

秀美在「文學雜誌」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「週末」（三卷三期、一九五七、十一月號），先兄濟安修改過，筆調近似濟安「火」這篇作品。第二篇是「欽之舅舅」（四卷一期），可說是篇中國背景、小型的 Gothic romance，秀美自云受了英國女作家寶莫利哀 Daphne du Maurier 的影響，小說裏也提到她一筆。寶莫利哀最著名的幾部小說，如「蝴蝶夢」Rebecca，皆脫胎於夏樂白朗蒂的「簡愛」(Jane Eyre)，從一個孤苦無靠的女子眼裏看一個富於神秘性，值得同情愛慕，而身體或精神上有些缺陷的男子。欽之舅舅就是這樣一位男子，他去過印度。陳秀美對印度似很感興趣，想也是受了寶莫利哀的影響。

「文學雜誌」上發表的第三篇，「灰眼黑貓」（六卷一期），一方面取材於幼年農村生活的回憶，一方面採用霍桑式不大令人信服的象徵手法，是第一篇顯露秀美才華的作品。小說前面作者加一句說明：「在我們鄉下有一個古老的傳說：灰眼黑貓是厄運的化身，常與死亡同時降臨。」

女主角文姐錯配朱家，「朱家的人……個個都是鐵打的心腸」，嫁去後飽受虐待，生病發瘋，不多年就死了。文姐童年時，聰明伶俐，有一次同一夥小朋友放風箏，她突發奇想，把一隻青蛙風箏的線套在一隻灰眼小黑貓頸上，讓牠去放：

「起先小貓在稻梗中衝來突去，嚇得咪咪地叫，孩子們看着，覺得很滑稽，開心地拍手笑了。漸漸地青蛙飛高了，風箏線把小貓帶着跑，我們也跟在這後面跑，一邊嬉笑着。」

「天已近黃昏，山風刮得強了，忽然，青蛙迎着一陣疾掃而來的山風，搖了搖肚皮，陡地往上竄去。這一來，小黑貓竟被帶上空中。大家開始覺得不對，害怕起來了。花家的兄弟仍然拍手叫着，我却覺得心往下沉了。阿蒂用手抓住我的袖子，緊緊地不放。我們緊張地跟着風箏跑，它在天上，我們在地上，大家恐懼地追着。」

「突然，一聲劇烈的哀號傳到我們耳中，回頭一看，一個老太婆額上纏了一塊黑紗，跌跌撞撞地闖進稻田，手招着被拖去的黑貓，痛苦欲絕地叫喊：『天呀！是誰……是誰這樣虐待我的小貓？救救他呀……』她一面

喊着，一面喘氣連連地跑着。我的脚像鉛一般重，不知所以地跟在文姐後面跑。」

見了小貓被風箏帶上空而「心往下沉」的我也就是成年後目睹任秀蘭溺死糞坑的文老師，「她的死像一塊鐵投進我的心海，重重的，越沉越深。」我們年輕時都無意有意虐待過小動物，或者見到人家這樣做，無力相助，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我相信秀美幼年時目擊過小貓吊上天空的這個慘劇。作弄牠的人是否即是小說裏的文姐，我們無必要深究。額纏黑紗的老太婆倒可能是作者虛構的人物。現實生活上，我想也的確有位文姐，嫁給「吃喝嫖賭無一不精」的朱家少爺，正像任秀蘭溺死毛坑確有其事一樣。至於文姐婚後的悲劇怎樣和小黑貓纏上關係，連秀美自己亦不敢深信。小說最後寫道：

「她究竟是黑貓還是舊家庭制度的犧牲者呢？我不能回答。」

「阿蒂來信要我回家，我却厭惡再看到或嗅到山村的一切。我想着：有一天我的脚步站穩了，我要把她接來。讓年輕的遠離那偏僻而望人的鄉村，讓那年老的隨着腐朽的舊制度——帶着它所造成的罪惡——在地的—

角沉淪下去吧！」

文姐顯然是舊制度的犧牲品。但當時秀美多讀了神秘氣氛的西洋小說，想起了牢不可忘的小貓的慘死，就這樣雙管齊下，強調兩個主題，寫成了「灰眼黑貓」。臺灣在日據期間，空氣窒息，舊家庭制度下造成的婚姻悲劇很多。即在光復以後，在鄉村小鎮，青年男女犧牲於舊制度者一定也很多。這類故事，已有不少人寫過，其中在中國大陸最早發表的一篇想是許地山的「讀『芝蘭與茉莉』因而想及我底祖母」（一九二四），一段真實的悲慘故事，可惜知者不多。不久前我讀了楊青矗的「冤家」，也同樣深為感動。這一類臺灣背景小說，我希望有人作專題研究。

陳秀美從小在農家長大，父親是工匠，來往的親朋鄰舍想也是同樣背景的人物。他們迷信，想憑道士、神巫之力，同鬼神打交道；他們的消遣即是歌仔戲。進了第一女中後，秀美自己和她中上階層的朋友，但佔據秀美想像的倒是那些守舊、貧苦、迷信的鄰舍親朋。憑這一點，她倒和三、四十年代東北女作家蕭紅很相像。講起五四以來的女作家，一般人心目中都以冰心、丁玲為代表。其實最有才氣，真正寫過兩本好書的倒是蕭紅。